

# 发梢轻绾 茉莉香



《意林·轻小说》编辑部 编

## 【青春纪】

记得要幸福，我的小米粒 / 咖啡杯里的茶米粒喜欢我 / 苏柔的麻烦 / 喜欢看苏柔生气 / 远都因为她心里藏着一个悲伤的秘密……

## 【博异志】

元气少女与龙骑士 / 绯雨樱 / 沈离 / 魔法学校排名倒数第一 / 可这个学期的生命里 / 竟然冒出来一个学霸美少年 / 这是怎么了？

## 【绘梦馆】

北上当个大英雄 / 莫一一 / 西西第一百零一次的偷溜计划终于成功 / 可惜她不仅没成为大英雄 / 还差点儿被江湖阮成狗熊。

意林 轻小说

意林  
轻文库



轻舞  
飞扬  
系列 002

发梢轻绾  
茉莉香

《意林·轻小说》编辑部编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

轻小说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发梢轻绾茉莉香 / 《意林·轻小说》编辑部编. -- 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5.4  
(意林轻文库. 轻舞飞扬系列; 2)

ISBN 978-7-5498-2295-9

I. ①发… II. ①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74621号

发梢轻绾茉莉香

Fashao Qing Wan Moli Xiang

---

出版人	孙洪军
顾问	杜 务
总策划	安 雅 张 星
责任编辑	朱蕙楠
图书统筹	非 非 凉小葵 大 野 朱 颜 米 修 流 木
特约编辑	杨 宁 韩婷婷
封面绘图	雯 雯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张云丽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	250千字
印 张	13
版 次	2015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---

出 版	吉林摄影出版社
发 行	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6012616 发行科: 0431-86012602
网 址	www.jlsycbs.net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---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2295-9

定价: 19.80元

版权所有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### 【青春纪】YOUTH STORY

- 001 记得要幸福，我的小米粒 文/咖啡杯里的茶
- 013 风住过的街道 文/苏画弦
- 023 旧物收集者 文/冷亦蓝
- 034 遇见温姑娘 文/吾玉

### 【轻星球】FREE STYLE

- 010 Q镜头 编辑部故事 脚本/大野 绘图/Easiyu羽

### 【轻学园】CAMPUS

- 045 盛夏的水晶鞋 文/苏缠绵
- 056 我们从来不怕黑 文/韩十三

### 【轻文库】SERIALS

- 066 挥手告别小时光(连载谢幕篇) 文/麦九
- 073 邻家武圣二(连载2) 文/两色风景

### 【绘梦馆】FICITION

- 085 私人定制生辰石 紫云劫·嫣然叹  
你的一月，石榴嫣然 文/柳扶疏

- 094 私人定制生辰石 紫云劫·嫣然叹

- 你的二月，紫晶云雪 文/柳扶疏

- 102 北上当个大英雄 文/莫一一

- 111 快！拿下那个采花贼 文/唐一辰

- 128 平生相见即眉开 文/岳初阳

### 【博异志】ADVENTURES AND MYSTERIOUS

- 138 元气少女与龙骑士 文/绯雨樱

- 148 洋葱小仙落凡间(四) 文/柳扶疏

- 158 白头永不负 文/莲沐初光

- 168 风引·雪鹿归 文/芝麻板

- 178 葬红梅·定风波 文/圆不破

### 【轻星球】FREE STYLE

- 188 读编会

- 192 女巫店

- 196 乐漫社

- 198 段王爷

- 200 青春范



# 记得要幸福， 我的小米粒

Written by | 咖啡杯里的茶  
Painting by | 我是小弦





米粒是半夜晃荡的时候遇上倒霉事的，昏黄的街灯下，这条清冷的街上只有梧桐树在夜风中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

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快，米粒只感觉一道黑影闪过，肩上的包已经被一只大手捞走了。

只愣了两秒，米粒就知道自己遇上抢包的了！这个包自己都还没背热，怎么能让别人抢走！

“站住——把包还给我！”米粒撒开脚丫子追了上去。长手长脚的十六岁姑娘追了五条街，和抢包贼隔着街大眼瞪小眼地喘气，谁也跑不动了。

“把包还给我！”米粒咬着牙，完全不顾红灯，直接冲到了对街。那贼拔腿要跑，却一脚踩空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

米粒揪住包，死命地扯，又怕把包弄坏了，只能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救命啊！抢包啦！抢劫啊——”

不远处，一个高大的影子骑着车逆着光冲了过来，眨眼工夫已经踹翻了抢包贼，丢开山地车反扭住他的双手：“干什么！别动！走，去警局！”

米粒远远地站着，抱着包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一双大眼睛像小鹿的眼睛一般明亮。她惊讶地看着宋亦南一连串帅气的动作，有些傻眼了。

“麻烦你拨打一下110……”宋亦南揪着抢匪的衣领，抬头看着吓傻了的小女孩。

米粒搂着包，往后退了退。

“欸，你——”宋亦南的话还未说完，米粒已经在步步后退。他这才发现地上有几滴鲜血，应该是那女孩受了伤。

他狐疑地望着女孩的背影，恍惚间，她

已经飞快地消失在了黑暗中。



苏素只有十二岁，刚上初一就被各色坏女孩盯上，隔三岔五找她勒索。

她哭红了鼻子，抽抽搭搭地贴着墙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两百块钱，又被扯了一会儿头发，才得以脱身。几个坏女孩把钱交到了米粒的手里，一群人叽叽喳喳地朝着便利店走去。

米粒站在斑马线上，看着一辆奥迪停在了路边，一个男人打开车门，飞快地走向苏素，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慈爱地安慰着。

那是苏素的父亲苏永辉，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，衣着讲究，举止优雅，那双眼睛与苏素一模一样。

米粒遥遥看着，绿灯变成了红灯，一时间马路上刺耳的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叫骂声也迅速把米粒淹没。她搂了搂包，缓缓地，沉重地走在车流中，耳畔只听得到一阵阵急促的刹车声。

翌日，米粒被气冲冲的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。苏素坐在椅子上，红着眼睛怯怯地瞄了她一眼。

“成绩不好就算了……真要当女流氓还读什么书？你在外面这样是要坐牢的知道吗？”

班主任是个更年期大妈，盯着米粒的目光像正在扫射的机关枪，却在目光看向苏素时，瞬间转换成温柔的夕阳。

“你是不是拿了苏素的包？那款白色的古驰双肩小包！那是苏素的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！赶紧还给人家！”

米粒用沉默对抗班主任的一切问话，依旧满不在乎地背着手在墙上抠来抠去，指甲缝里全是白色的墙屑。

“爸爸——”一声欢呼从苏素口中冲了出来。一个高大的影子逆着光站在门口，衣冠楚楚，温文尔雅地与班主任打招呼：“李老师，那几个孩子怎么回事？”

班主任用简短的几句话介绍了个大概，连带着检讨了自己与学校，并且对苏素同学遭受的一切感到自责和抱歉，保证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

米粒的嘴角带着冷冷的笑，她听到班主任在喊自己的名字，空空荡荡的声音像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山谷。

“米粒……米粒！”

冬菇头齐刘海儿的少女，缓缓抬起头来，一双眼睛特别大，带着满不在乎的桀骜劲儿。她长手长腿的身体缩在宽大的校服中，带着青春期中女孩特有的拘谨，却又刻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稚气，手上涂着黑漆漆的指甲油，指甲边缘是一圈儿乱糟糟的齿印，她有一紧张就啃指甲的坏毛病。

中年男人看着米粒缓缓抬起的头，惊讶得张大了嘴。米粒微微扬起嘴角，轻轻喊了一声：“爸——”



苏永辉疲倦地揉了揉额头，小声道：“你妈妈做得可真绝，把姓都给改了。”

米粒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偏着头望向窗外，此时已是黄昏，天边一片火烧云。鼻尖酸涩不已，米粒硬生生把胸腔中那股快要落泪的温热压了下去，满不在乎地搓了搓鼻尖。

“她是你妹妹，你不能欺负她。你如果喜欢那个包，我给你买就是了。”

苏永辉的声音带着低沉的沧桑，他不是很有勇气直视女儿的双眼：“我打电话给你，你

妈把我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想给你生活费，你妈直接把钱砸在我脸上……她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和我心平气和地相处……她不让我见你，说你恨死我了……你恨谁都可以，但你不能欺负你妹妹，她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……”

米粒趴在车窗上，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你才是什么都不懂。”

苏永辉叹了一口气，看着女儿的后脑勺，此时手机响了，他压低声音接通了电话：“你好，张警官……哦哦，监控调出来了？是吗……嗯……张警官，我可以销案吗……”

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的车总会被人无故划花，车窗被砸破，车胎也被人戳爆……他没什么仇人，生意上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实在想不出谁会用这种手段报复他，却不料报警后，监控视频中的凶手是个短头发齐刘海儿的女孩——他的女儿。

“米粒，爸爸有事要先走，我们改天再约好吗？”

苏永辉匆忙塞给米粒五百块钱下了逐客令，米粒点点头，面无表情地捏着钱打开车门走了下去。苏永辉的车没有一丝犹豫，绝尘而去。米粒突然想起了他与苏素每一次离别时，那个浅浅的拥抱。

苏永辉每天雷打不动地接送女儿，一次苏素忘记了拿早餐，苏永辉拿着面包和牛奶急急地追上去，一边焦急地望着红灯，一边喊着女儿的名字：“素素……素素……小心车！”

过马路时，他总是护着女儿的肩膀。下雨天的伞，永远朝着女儿倾斜。细心的他还会给女儿整理衣领。苏素的马尾散了，他站在女儿背后面带笑容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拢起，然后用发圈绕了好几下。扎得很难看，可苏素似乎十分满意。

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苏永辉都是一个无

懈可击的好父亲。

只是这个好，并没有分半点儿给米粒。

所以米粒才想要欺负她。看她被揪头发，东西被抢……只有看她红着鼻子哭，心里的郁气才会舒缓一些，可随之而来的，是更复杂的，带着怎么也说不清的……自责与后悔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像周而复始的梦，折磨着米粒那颗并不强大的心脏。

当米粒知道自己被举报时，反而松了一口气。真好，反正这个复仇者的游戏也玩腻了。苏永辉认出她时，那惊讶得合不拢嘴的表情让一切都得到了回报。

米粒要的，就是这样的快意恩仇。



三天后，苏永辉约米粒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同行的还有一个瘦高的年轻男子。他穿着深蓝色的外套，像突如其来的一片大海，双眼明亮又温和。他冲着米粒伸出右手，仿佛她是一个值得自己郑重其事对待的人物。

“你好，米粒，我是情感体验坊的工作人员宋亦南，你父亲希望我可以调节一下你们父女之间的关系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米粒握着他温热的大手，扬眉一字一顿道：“你好，我、很、介、意。”

苏永辉苦笑一下，小声道：“我的女儿就拜托你了。米粒，有事随时给爸爸打电话。”

“嗯。”米粒低着头。“女儿”和“爸爸”这两个词语还是轻轻地撞在了她的心上。

“那天晚上……是你吧？”宋亦南坐在米粒对面，一眼就认出了她。

“嗯？”

“怎么跑得比贼都快？”宋亦南笑笑，“后来我想你可能伤到哪儿急匆匆去看医生了。”

“不是，那包是我抢我妹妹的，几千美元。虽然这个妹妹也许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。”米粒的手指在桌上一圈圈转动着。

“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”宋亦南的指尖重重地叩了叩桌面，表情十分严肃。

“知道了。”米粒难得听话地点了点头，她似乎有点儿无力抗拒这个人。应该是，她无力抗拒别人的温柔，因为对于米粒而言，温柔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。

“不要给自己任何犯错的借口。父母也好，家庭也好，这都不是一个人任性变坏的理由。很多时候，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以怎样的速度坠落——一切都是不动声色，一点点积累起来的。”宋亦南说教的语气依旧十分轻柔，米粒撑着下巴看着他的眼睛，像两个深深的旋涡。

他头发很短，简单干净，一张白净的脸，眉毛浓重，眼睛却是细细的单眼皮，修长的睫毛像两扇窗，窗中是浩瀚的大海，在日光的浮沉中波光流转。

他双手修长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英伦风的毛衫中露出亚麻色的衬衣领，蓝色外套搭在椅子上沉默不语。

宋亦南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成年人。他文质彬彬，温和稳重，身上甚至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米粒一下就想到了雨后的温柔丛林。

“如果你相信我，可以和我聊一聊。很多青春期的问题孩子都是因为情绪找不到宣泄口，做事才容易走向极端，现在校园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太敬业。”宋亦南温和的声音让米粒觉得也许自己可以和他聊一聊。

“我爸爸…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和妈妈了。”米粒盯着宋亦南的脸，如果



他的表情露出哪怕一丝丝的不屑和不耐烦，她就立刻闭嘴。可宋亦南双手交叉着放在桌上，表情凝重，像是不愿意漏掉她说的任何一个字。

双手有些紧张地抓着膝盖，连嘴唇都像打了麻药似的，那些难以启齿的往事，米粒从未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地聊起过。如雪球般长年累月滚动着的往事，经历了漫长的翻山越岭，已经把她紧紧锁在了黑暗中。

父亲和母亲的关系，从一开始就不是站在一条水平线上的。父亲是个大学生，母亲是个小护士，爷爷的病拖垮了一家人，而照顾他的小护士对病人的儿子一见倾心。父亲无可奈何地娶了这个“廉价”的老婆。

父亲温和敦厚，却带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气，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妻子是个粗鄙的大嗓门女人。她除了还算持家有道，根本无法与他沟通。这是一段没有灵魂可言的婚姻，米粒的出生也没能改变这个可悲的事实。

父亲三十六岁那年，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家门。他什么都没有要，穿着一身崭新的衣裤离开了家门。

母亲不是没有闹过，她当然明白丈夫的冷漠与不屑，却无知地把所有的怨气都归结于自己生了个女儿，她认为如果米粒是个儿子，丈夫就不会离开了。为了阻止丈夫出走，母亲抱着米粒伏在阳台上作势要跳楼。

父亲也只是淡淡地、冷冷地倚着门框看着这荒唐的一幕，说：“女儿是无辜的，要死自己死，不要拿这种套路来威胁我。”

偏偏米粒又与父亲长得像极了，母亲每每看到她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她一边身不由己地折磨着女儿，一边痴痴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，她以为他一定会在漫长的岁月里明白自己朴素的美，直到她某次在街头看到他扶着

大肚子的新婚妻子说笑着穿过马路时，那份等待才终于崩塌了。

“你妈妈是否对你有过激的行为？”宋亦南说得很委婉，他看到了米粒手腕上的伤口。那夜仓促逃离的小鹿和白日里咄咄逼人的叛逆少女，终于重合在了一起。

“怎样算过激？她生我养我，揍自己的孩子对父母来说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”

宋亦南无言以对。第一次，他无法说出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他无法对眼前的小女孩说什么“没有不爱子女的父母”又或是“血缘关系比什么都重要”这样无足轻重的话。

他眼前的米粒像脆弱不堪的瓷器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在他手中摔得粉身碎骨。

他蹙着眉，有些心疼地望着她：“回家还是回学校？我送你。”米粒肩头有一根头发，宋亦南细心地帮她抚掉了。

“哪儿也不想回。”米粒把书包甩在肩头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灯火阑珊的街头，米粒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，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。宋亦南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不疾不徐地跟在她身后。米粒的手背偷偷抹着脸上的泪水，她走了多久，就哭了多久。



宋亦南给了米粒三条小金鱼，装在透明的口袋中，像一个圆鼓鼓的气球提在手中。

“不要喂太多饲料，水不能太干净，金鱼可以饿但不能饱，它们很容易撑死……”宋亦南一一叮嘱米粒，他想给这个问题少女找一些事情做，也许养些温暖的小动物可以让她开心起来。

“谢谢！”米粒笑得很开心，宋亦南连

鱼缸和鱼饲料都准备好了，把米粒和三条金鱼送到了楼下。

宋亦南挥手作别，米粒贴着墙壁，屏息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脸深深地埋进鱼缸中，双眼望着一无所知的金鱼，嘴角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。

刚打开门，母亲便拉长着脸，劈头盖脸地骂道：“你买这些破玩意儿回来做什么？养你已经够费劲了！不把你放锅里，这三条鱼都不够一盘菜！”

米粒全当没听到，抱着鱼缸回了自己屋，母亲追上来问道：“送你回来的那男的是谁？你才多大？你不要脸我还要呢！”

米粒鼓着腮帮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把金鱼倒入了鱼缸中，又丢了几颗饲料进去。金鱼鼓着大大的眼睛，摆动着尾巴游得十分欢快。

“我在问你话！你是哑巴吗？”母亲把门踢得“哐哐”响。

“哦，他是什么情感工作坊的人，爸爸请来的……”

一听到是苏永辉请的人，母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语气温和了不少：“那他送你鱼做什么？”

米粒笑道：“能为什么？大概是怕我长成一个心理扭曲的变态，所以送我点儿小动物陶冶陶冶情操吧。”

母亲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，终于讪讪离去。米粒的余光落在空荡荡的门口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追了出去，把五百块钱放在桌上：“那天，他给了我五百块钱。”

母亲瞄了钱一眼，别开头，也没有发怒的迹象，只是长长久久地望着窗外，有一只鸽子“咕咕”叫着踩在窗台上走来走去。

母女俩谁也没有再说话，只是一心一意望着那只孤单的鸽子，母亲伸出手，把钱攥在手心，摸索了一会儿，面无表情地揣进了

口袋中。



米粒每天都给宋亦南汇报金鱼的情况。她们分别取名叫小黑、小橘和小红。喂了几颗饲料，吐了几个泡泡，小橘很活泼，小黑尾巴最大，小红很文静，一定是个小女生……

宋亦南也常常在米粒心情郁闷的时候安慰她。无论多晚，他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为她开着，电话也好，短信也好，他永远在米粒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回复她。

宋亦南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充当米粒的心灵导师，她的冲浪青春在宋亦南的帮助下，一点点朝着海岸线前进。那时，米粒觉得自己是幸福的，至少在梦里是。

苏素转去了昂贵的私立学校，苏永辉打算把苏素送出国念高中，校园暴力深深伤害了女儿幼小的心灵。他与米粒的关系也不咸不淡地维持着，偶尔约她出来吃饭，聊聊彼此的生活，给米粒一些零花钱。

似乎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……如果米粒没有被当场逮住的话。

那天是星期四，米粒随便请了个病假离开学校去了宋亦南的家。那时候的米粒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聪明，因为她偷偷配好了宋亦南家的钥匙。

宋亦南住在一个旧旧的小区，没有电梯，每栋楼只有六层，宋亦南住在A6-13。米粒熟门熟路地拿出钥匙打开了房门。

她把买好的沐浴液放在浴室，又给盆栽浇了水，才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准备睡一个踏实的午觉。她睡得太熟了，压根儿就没有听到铁门打开时那巨大的嘎吱声。

“你是谁！”一声凶猛的尖叫后，米粒

睁开了眼睛，卧室门口站着—个漂亮的年轻姑娘，她—边质问米粒，—边从包里掏手机。

米粒跳下床要跑，被死死拉住。米粒拼命挣扎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急得满脸通红，猛地推开她，拔腿就跑。

“你别跑！给我说清楚！站住——”

米粒踉踉跄跄下楼，脚滑了，直接从第五级阶梯上滚了下去。她听到脚踝处传来—声清脆的“咔嚓”声，拖着痛得要死的右腿坐上出租车时，宋亦南的女朋友没有追上来。

米粒只听到她在阳台上尖叫着打电话：“宋亦南！你给我立刻回来把话说清楚！”

米粒怕得要死，她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才能让宋亦南相信自己不是贼，不是去偷东西……那把备用钥匙是她偷偷配的，她跟踪过宋亦南很多次，工作、吃饭、回家、约会、看电影……她知道宋亦南穿42码的鞋子，XL号的衣服，L号的裤子……宋亦南喜欢蓝色，他的窗帘是蓝色，被套是蓝色，沙发也是蓝色，墙上还挂着一张大海的照片。她在他蓝色的海洋中徜徉，沉迷，无法自拔。



宋亦南似乎—点儿都没有怀疑过登堂入室的人是米粒，两个人还是像以前—样每天发着短信，聊聊金鱼，聊聊人生。米粒悬了许久的心，终于落了下来。

脚踝上的肿胀—星期后消散了，米粒发短信约宋亦南出来吃饭，她说自己的期末成绩进步了十五名，连老师都表扬了她。宋亦南回复说晚上工作坊要开会，可能晚上都不能回来。

米粒回家把成绩单给母亲看时，母亲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锅里炖着—只乌鸡，她

舀了—碗汤给米粒，把成绩单看了又看，嘴角扬起了—个细微到几乎看不清的笑容。她准许米粒吃完饭就去“朋友”家玩。

她哼着歌拖地，擦灰尘，整理乱糟糟的茶几和沙发……末了，背着双手，弯着腰—点点欣赏他桌上的照片。婴儿时的宋亦南，少年时的宋亦南，大学时期的宋亦南……那么多个宋亦南被整整齐齐地摆放在—起，仿佛她—眼就看完了他的前半生。

清瘦的脸庞，浓密的眉毛，细长的眼睛，高挺的鼻梁，紧紧抿着的嘴唇……又温柔又严肃。米粒像欣赏—件件艺术品，害怕错过分毫的亮点。其实早就看过无数遍了，可每—次看都会发现—些新的东西。

她不知道此刻宋亦南—直站在落地窗后，静静地看着她这位忙碌的田螺姑娘。

直到米粒哼着欢快的歌进了卫生间，宋亦南才轻手轻脚地走了出来，他坐在天台上发了许久的呆。遥远的地平线，像科幻电影中的世界末日，雾气蒙蒙中透着紫红色的光。

他—直以为是薇薇来帮自己整理屋子，填充—切需要的生活用品……他特别开心，因为女友—直嫌弃他这个小小的旧房子，也不喜欢他的职业。

那天他匆匆赶回来时，薇薇已经把屋子里所有能砸的东西都砸了—遍。

宋亦南坐在沙发上，无言以对。薇薇被宋亦南的沉默激怒了，索性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，脸上精致的妆容彻底花了。

宋亦南弯下腰，扶她起来，打开房门，声音很小地说：“薇薇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

—个小时后，宋亦南推开门时，米粒坐

在沙发上可怜巴巴地望着他。

她从卫生间出来后，看到了宋亦南远去的背影——他没有冲她大吼，也没有赶她走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”嗓子里像堵着一个果冻，吞不进去，吐不出来，噎得她眼泪都快出来了。

“没关系，其实也要谢谢你。”宋亦南一点儿责怪她的意思都没有，只是拍了拍米粒颤抖的膝盖，试图让她放轻松。

“我真的不是变态……”米粒最怕的，是宋亦南把她想成心理扭曲的人，可她真的不是那样。

两个人第三次一起约着吃饭时，宋亦南有急事离开后他的钥匙落在了桌上……鬼使神差地，米粒把所有的钥匙都配了一把，她最初的想法也不过是万一哪天宋亦南钥匙丢了，她这里还有备份……

第一次打开房门的时候，那种做贼的感觉让她又紧张又害怕，可那些情绪很快就被好奇和开心替代了。小小的屋子像是一个大大的宋亦南，每一寸空气都是他的手臂……有宋亦南的地方，对于她来说，就是光明的，美好得一塌糊涂的。以至于米粒一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宋亦南，就立刻原谅了它原本可憎的面目。

她是这样幼稚地，不可自拔地……深深地喜欢着一个人。

“我知道。”宋亦南轻轻蹲下来，温柔地看着米粒。

“不要告诉我爸爸……我不会再来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，现在照顾你、关心你是我的工作，你爸爸有付钱的。而且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吗？米粒，原谅你爸爸吧，成年人的世界不是你们可以明白的。而且一段不和谐的婚姻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没有任何好处。

一段婚姻的破裂，夫妻二人都有责任，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的父亲。”宋亦南仰着头，声音很轻却充满了力量。

米粒的胸腔闷得像压了一块石头，却还是点了点头，那些道理其实她都懂，只是想不通。

“把钥匙还给我吧。”

米粒非常老实地把钥匙放在了他的手心：“所以你一点儿都不喜欢我，只是因为我爸爸拜托你，你才假装有耐心地做我的朋友吗？”宋亦南于心不忍地解释道：“不是不喜欢你，也不是假装和你做朋友。米粒，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开心一些，你看，这样的你就很好啊。”

“一点儿都不好！我才不会祝你幸福！我祝你们早日分手！”米粒倔强地别开脸，大声说道，“喜欢就是喜欢！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！什么叫‘不是不喜欢’？！”

米粒才十六岁，她的世界里非黑即白，宋亦南不知对她复杂的情愫该作何解释。有疼惜，有爱怜，有于心不忍……有很多很多。但他知道，那些都不是爱情的爱。他无法对一个女生描述什么才是爱情，他可以做的，就是拒绝。

“不要说什么同情我！同情分不能加在爱情里！那是犯规！”米粒像是看穿了他的想法，索性把脸埋在膝盖里，大哭起来。

那些每天作为聊天话题的金鱼，其实在第二天就死了。米粒又去买了三条一样的小橘、小红和小黑……可是她都养不长久，它们总会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死掉，此时在鱼缸里游荡的，早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号替身了。

她是那么喜欢他，喜欢到根本无暇顾及他是否喜欢自己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宋亦南递给她一盒面巾

纸，手足无措地道歉。米粒拍掉他手中的纸巾盒，像一只仓皇的小鹿，夺门而出。

回到家，母亲正在择韭菜，湿漉漉的手停顿在半空中望着泪流满面的米粒。米粒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有脸上的泪怎么也止不住地往下落。

“来，帮我择菜吧。”母亲什么也没问，只是冲她招招手，“想着你爱吃韭菜馅儿饺子，所以想一次多包点儿。”

“嗯。”米粒草草擦掉泪水，乖乖坐在了小凳子上。

“你爸说让你周末跟他吃个饭，真难得，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在电话里心平气和地聊天……我们都觉得你变乖了，听话了，你爸也高兴……”母亲的声音像柔软的棉花，每一个字都妥帖地印在了米粒身上每一个疲倦的地方。

米粒的手轻轻撕着韭菜表面透明的薄膜，余光瞄到了母亲粗糙的大手，指甲边泛着粗糙的表皮，那吞咽下去的泪水又泛了出来。

“你爸说啊，只要你好好学习，以后也把你送出国读书……”

鸽子扑棱翅膀的声音越来越响，欢快的“咕咕”声蜂拥而来。

“妈……”米粒望着窗外，小声道，“鸽子回家了呢。”

苏素出国前，苏永辉带着她与米粒吃了一顿饭。苏素把那个包郑重其事地送给了米粒。她全然没有怪罪米粒的意思，反而很高兴自己有了个姐姐，离别时很可爱地把手指头做成电话的手势竖在耳边，笑着说：“要经常联络哦。”

苏永辉轻轻拍了拍米粒的肩膀：“要听妈妈的话，有什么困难随时找爸爸。”

米粒的手缓缓地、小心翼翼地环住了父亲的腰，轻声道：“谢谢爸爸……”

苏永辉揉揉她的小脑袋，叹了一口气，眼中似有泪光闪烁。

那日后，米粒再未打扰过宋亦南，听说他与薇薇分分合合几次后终于获得了女方家长的首肯，未来，他们也许会结婚吧。

米粒伸出手，一枚柳絮落在了她的掌心。是春天了呢。米粒把柳絮紧紧握在手中，那一刻，她突然愿意祝福宋亦南。

痛苦，煎熬，不舍，眼泪……当这些都过去后，米粒已经十七岁了，单恋这一页从人生中轻飘飘地翻了过去。它曾重如泰山，压在她心中无法喘息，如今却似柳絮般轻巧，她已经可以目送宋亦南远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她给宋亦南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：下辈子，你的人生记得要分一点儿给我。我要早点儿出生，快点儿长大，这样，才可以先遇上你。

好，一言为定。宋亦南轻轻摩挲着手机屏幕，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删除了这条短信。

米粒是小女生，他知道分寸。可是这个约定，谁也不会忘记。

偶尔，他也会梦到米粒，裹着厚厚的围巾，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来，冲着他“哇”地大叫一声，然后跳到他的背上。

“宋！亦！南！”她喊他的名字，总是一字一顿，咬得特别清晰。

“嗯。”他轻轻答应着，然后就醒了。

“再见，宋亦南。”她在浓雾弥漫中冲他挥手道别，一步步后退着，最后消失在了浓雾中。

再见，小米粒。✎

步摇记

发梢轻绾  
茉莉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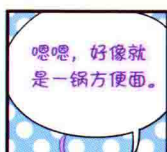


# 追忆上一季的糗事



周末小聚

友梢轻绘  
茉莉香





# 风住过的街道

Written by 苏画弦  
Painting by 碳烤的茄子

